

# 朱自清別傳

●王成聖

## 至情風趣散文作家

朱自清字佩弦，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江蘇省東海縣出生。因他祖父和父親都在揚州定居，所以朱自清自稱是揚州人。他幼年的家庭教育，和一般士大夫家的子弟一樣，受的是傳統的古典教育。

一九一六年，朱自清畢業於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一九二〇年，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江蘇和浙江兩省各中學教書，教學認真，極受學生敬重和歡迎。

朱自清在大學時期就開始創作新詩，任中學教員時，在教課之餘，仍努力於新詩的創作。一九二三年發表長詩《毀滅》，在當時的詩壇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九二四年，出版詩集《蹤跡》。

一九二五年，朱自清擔任清華大學教授，轉向散文創作，同時開始了古典文學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從此成了文壇上著名的散文作家。郁達夫在《新文學大系》「現代散文導論」中曾說：「朱自清雖是一個

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夠貯滿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

的確，朱自清的散文不但「美」，更富有至情和風趣，而這一切又是和他的人格分不開的。楊振聲在所著《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一書中說：「他是那樣誠懇、謙虛、溫厚、樸素，而並不缺乏風趣。對人對事對文章，他一切處理得那麼公允、妥當，恰到好處。他文如其人，風華從樸素出來，幽默從忠厚出來，腴厚從平淡出來。」他以後寫的散文，就一直發揚了這種本色。

## 沉痛申訴社會病苦

朱自清是主張寫血和淚的，他的筆，也力圖伸向生活，有些散文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生活的本質。如《生命的價格——七毛錢》，就揭開了社會上怵目驚心的一幕：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僅僅以七枚小銀幣的代價，在生命市場上被拍賣了，從此陷入萬劫不復的厄運。作者辛酸地描繪了這場撕裂肝腸的生命交易，也由此推想了衆多的被迫害的終生悲劇。朱自清只能對

存在著生命市場的世界提出質問，却不能找到解決這種悲劇的答案。又如《阿河》也是寫一個發生在美麗的湖光山色之間的人生悲劇，他明知阿河是被封建買賣婚姻葬送青春的婢女，一步一步走向黑暗，但只能投之以茫然的同情，終於只好迴避這幕悲劇，悵惘地離開了那湖光山色。

這些作品，對於弱小者傾注的同情，是萬分真摯的，洋溢著濃烈的人道主義色彩。他寫這類文章，不但在平實的敘事中寓有警關的倫理，而且總是特意在文末明示主題，充分表明他揭露社會病苦，乃是為了呼籲大眾的注意，以期加以拯救。

朱自清寫人生，不單是直接揭露社會的病苦，更多的是寫自己個人、寫家庭，也可以說從側面暴露人世間的黑暗。這類散文中雖無悲壯的吶喊，却有着沉痛的申訴。他在談到五四時期作品時說：「這文藝運動攻擊『吃人的禮教』，從家庭的束縛下解放了人，解放了自我。」可見，朱自清較多地寫自敘性散文，暴露了自己的階級。他的一生，可以說一直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家庭陰影的籠罩下度過的。所以他寫這

類自敘性散文，流露出真情，例如《擇偶記》和《笑的歷史》，就揭露了在舊式婚姻的枷鎖下，青年男女犧牲了個人幸福的無限辛酸。

朱自清在對自己及其家庭的淒酸委曲的描寫中，盡情傾吐了自己從小由祖母在烟榻牌桌上爲其擇偶的積怨，追憶「換了金鐲子幫助我的學費」終至勞累而死的亡妻，控訴自己兒女成羣如同「蝸牛背了殼」的痛苦。這樣深刻地揭露人生淒涼冷漠，實在也是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與探索。

### 山水文學重彩工筆

朱自清描山水畫文的散文，譽世盛稱其美，譽爲「美文」，或讚爲「白話美術文的模範」。誠然，他寫這類山水文學，最擅長重彩工筆，淋漓盡致地再現了「人化自然」之美的精髓，給人以舒坦的美感享受。尤其可貴的是，這類充滿詩意的美文，並無士大夫式徜徉山水的閑情逸致，而往往是「融景入情」，深蘊着個人愛國愛民的寄託。

朱自清是注重「融景入情」的。他泛舟於燈影聲聲的秦淮河上，他雖寫了朦朧奇詭之美，可是當他一追思昔日六朝金粉畫舫凌波的光景，就感到「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他尤其哀傷那些淪落風塵「被逼以歌爲業」的歌妓，痛憾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即使聽似貼耳的妙音，也「將剝去一切的美妙」。欣賞美景觸發了他厭惡黑社會的激情，他再也無法陶醉於燈月交輝的美夢，只覺得「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 風骨既硬眼睛更亮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朱自清夫人武鐘謙女士病逝於揚州家中。他追憶亡妻在生前爲了他上學，不惜出賣金鐲的故事。他對夫人的死是十分悲痛的。

一九三二年，朱自清留學英倫，並漫遊歐洲。一九三二年七月回國，八月與陳竹隱女士結婚。仍回清華大學任教，並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教授「詩」、「歌謠」、「中國新文學研究」等課。這時間一多也自青島來清華任教，這是朱自清與聞一多同事的開始。

一九三四年九月，《歐洲雜記》出版。一九三五年八月編選《新文學大系詩集》，並寫了「導言」。一九三六年三月，散文集《你我》出版。《你我》中包括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如表現至情的名文《給亡婦》，生動翔實的凸顯他的爲人和爲文的另一特色，不僅描繪了家境慘淡生活的坎坷道路，而且反映了灰黯的世態，展示了日暮途窮的社會哀愁。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衝破了朱自清安居治學的生活。九月他攜妻帶子，隨着清大師生南下，十月到長沙臨時大學。當時的臨時大學係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所組成。朱自清任中文系主任。十一月朱自清從長沙到設在南嶽的臨時大學文學系就職，又恢復了他的研究工作。

他南遷以後，未能專心從事學術研究而苦惱，他感慨萬千，嗟嘆長吟：

成年今已盡蹉跎，游騎不歸可奈何！  
轉眼行看四十至，無聞還畏後生多。  
前塵項背遙難望，當世權衡苦大奇，  
剩欲向人賈餘勇，漫將頑石自磋磨。

雖然書生氣未減，然而不甘心蹉跎歲月的情懷，却躍然紙上，正視人生的態度，是積極而嚴肅的。這一段流浪生涯，倒是給予朱自清難得的磨鍊，烽火的熏灼和風塵的撲打，使這位寧靜的學者起了變化，風骨變得更硬朗了，眼睛也更加明亮了。

### 新中國血火中成長

一九三八年隨臨大遷移，向昆明進發，三月抵達。這時臨時大學已改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朱光潛教授文學批評等課。七月七日，參加「七七抗戰二週年紀念會」，發表短文《這一天》，他說：「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又說：「我們不但有光榮的古代，而且有光榮的現代，不但有光榮的現代，而且有光榮的將來無窮的世代。新中國在血火中成長了。」

一九四〇年暑假，朱光潛攜眷赴成都休假，因受物價影響，生活日益困苦。這一年他在成都目睹飢民搶米倉吃大戶，徹夜難寐，就寫了一篇《論吃飯》，他根據「民以食爲天」的古語，論證民食的基本性，憤慨指責當道者，竟沒有承認人民這種吃飯的基本權利，並且表示支持這種不甘心安貧樂道的集體行動，指出吃飯是天賦人權，他說：「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他從饑民搶米的現狀中看到了「羣衆就是力量」，他在《論不滿現狀》中指出，歷史上連綿不斷的「民變」與「造反」，就是出於百姓想求得打破現狀的本能。

他大聲疾呼，當前的中國民眾已不再是「一盤散沙」，而已逐漸形成一股日益強大的力量。

### 走出書齋參加罷教

一九四一年，抗戰第五年十月，他返回昆明西南聯大。一九四二年三月，與葉聖陶合著《精讀指導舉隅》出版。一九四三年四月，《倫敦雜記》出版。一九四五年四月，與葉聖陶合著《國文教學》出版。九月三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一九四六年五月，《經典常談》出版。這是一本通俗化的學術論著，在各篇的討論中，都盡量採用新說，使青年人容易瞭解中國文化。這時西南聯大奉命結束。

一九四六年十月，朱光潛隨着北大復員，又回到北平了。他覺得，古城還是那樣美麗，可是他在《新中國在望中》寫到：「物像像潮水一樣漲，整個北平也像在潮水裏晃蕩着。」剛回來，耳聞目睹是美軍肇事、警察打人，甚至連敵偽時期都不如。現實逼着他，速變和猛變。這位過去安份守己的人，不能安份了。他走出書齋，參加了罷教、抗議等羣衆運動。

一九四七年八月，《詩言志辨》出版。朱自清多年來致力於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關於這方面的材料，他搜集得很多，每一個歷史的意義和用詞，都加以詳細的分析，研究它的演變和確切的涵義。《詩言志辨》只是寫成的關於這些材料的極小的部分，但已經廓清了多少錯誤的觀念。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出朱自清治學的謹嚴態度。十二月，《新詩雜話》出版。一九四八年三月，胃病復發，嘔吐甚烈。四月，《標準與尺度》和

《語文零拾》兩書出版。

### 譴責標語口號失真

朱自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十分深刻透徹。他在《標準與尺度》裏，有一篇《論標語口號》，他說：

「許多人討厭標語口號，筆者也是一個。可是從北伐到現在二十多年了，標語口號一直流行着，雖然小有盛衰，可是一直流行着。現在標語口號是顯然又盛起來了。這值得我們想想，為什麼會如此呢？是一般人愛起鬧嗎？還是標語口號的確有用，非用不可呢？」

「但是標語口號既然多而且濫，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讓人們覺得沒分量，不值錢。公式化足以麻痺集體的力量，但是在集體的表現裏，這也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需要經驗的領導，有經驗的宣傳家來指示，來幫助。標語口號雖然要激動情感，可是標語口號的提出和製造，不該只是情感的爆發，該讓理智控制着。標語口號要簡單直截，如『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抗戰到底』等。

「標語口號用在戰鬥當中，有現實性是必然的；但是由於認識的足夠與否，表達出來的現實性也有多有少。不過標語口號有些時候竟用來裝點門面，在當事人隨意的寫寫叫叫，只圖個好看好聽。其實這種不由衷的語句，這種口是心非的呼聲，終於是不會有人去看去聽的；看了聽了也只是個討厭。古人說『修辭立其誠』，標語口號要發生領導羣衆的作用，衆目所視，衆手所指，有一絲一毫的不誠都是遮掩不住的。大家最討厭

的其實就是這種已經失掉標語口號性的標語口號。的確，中國是使用標語口號最多的國家。這可能是從蘇俄那裏學來的，勝利以後，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出現了大量的標語與口號如：「頂天立地，繼往開來」等等。到了大陸變色，中共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變成紅海洋的標語國家。這正如朱自清所說：「有些時候竟用來裝點門面，在當事人隨意的寫寫叫叫，只圖個好看好聽。」實際上，大家是萬分厭惡的。

朱自清在《論氣節》一文中，說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性，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說：「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衆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用朱自清這句話來解釋，多少有些合理性。

朱自清在《標準與尺度》的序文中說：「復員以後，事情忙了，心情也變了，我得多寫些，寫得忙些，隨便些，容易懂些。……經過這一年的訓練，我的筆也許放開了些。」

從這一些話裏，可以說明他對工作的積極態度。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他開始寫《論白話》一文（未完成）。五月六日，胃部劇痛，入北大醫院開刀，十日轉為腎臟炎。五月十二日病情惡化，十一時四十分逝世，享年五十一歲。留有著作二十餘種，約二百萬言。